

元氏長慶集

三

新平船
知學
PDG

元氏長慶集卷第二十八

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第一道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第一道

校書郎時應制考左
三次等充勅頭授左

拾遺

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授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
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
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杞循
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捨斥已之至諫進無用
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具
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
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予大夫得不勉思朕
言而發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

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升中于天周漢已還莫斯爲盛自禍階漏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氓遂垂富貴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權酷之科而下有重歛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見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哲之懷眷茲合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憂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捨未獲所從予心浩然益所疑惑予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

臣方病近古之策不行而陛下幸及之是天下人人之福也

微臣其敢忍意而不言乎且臣聞之古者以言賦納豈虛美哉蓋用之也是以益贊禹而班師說復王而作命斯皆用言之大略也洎漢文帝羞不若堯舜始以策求士乃天下郡國有賢良之貢入焉塞詔者晁錯而已至武帝然後董仲舒出然而卒不能選用條對施之天下夫用其策不弃其人以其利於時也得其人而弃其策又何爲乎若此則徒設試言之科而不得用言之實矣降及魏晉朝成而暮敗之不暇又惡足言其策哉我唐列聖君臨策天下之士者多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綬其爵祿然而曾不聞天下之人曰某日天子降某問得某士行某策濟某功抑不知直言之詔屢下而直言之士不出耶亦不知直言之士屢出而直言之策不用耶今陛下肇臨海內務切黎元求斥已之至言責著明之確論實命說代言之盛意也微臣何足以奉承之然臣所以上

愚對皆以指病陳術爲典要不以舉凡體論而飾詞事苟便人雖繁必獻言苟詣理雖鄙必書固不足以副陛下懇惻之誠庶可盡微臣體用之目伏願陛下以臣此策委之有司苟或可觀施之天下使天下之人曰惜哉漢文雖以策求士迨我明天子然後能以策濟人則臣始終之願畢矣如或言不適用策不便時則臣有瞽聖欺天之罪將寘於典刑陛下固不得而宥之矣亦臣之所甘心焉臣伏讀聖策乃見陛下念禮樂之寢微恤黎民之重困責復盛濟艱之術酌推恩寓令之宜斯皆當今之急病也微臣敢不別白而書之昔我高祖武皇帝撥去亂政我太宗文皇帝韃櫟干戈被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露戢天下之役而天下之人安省天下之刑而天下之人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之氣和揔天下之賢而天下之衆理理故敬讓之節著和故懽愛之教行是以革三王之所

因兼六代之盡美稱至德者舉文皇以代堯舜豈異事哉有誠信以將之也明皇帝即位實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舉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植四海大和於是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泰山而秩嵩華念歲巡時邁之典則去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天寶之後徭戍作興氣盛而微理固然也曩時之乳哺而有之者一朝爲兵殲之兵興以來至今爲梗兵興則戶減戶減則地荒地荒則賦重賦重則人貧人貧則逋役逃征之罪多而權宜之法用矣今陛下躬親本務首問群儒念禮樂之不興歎昇平之未復斯誠天下之人將絕復完之日也微臣何幸而對揚之微臣以爲將欲興禮樂在先富黎人將欲富黎人在先息兵革息兵革之術臣請畧言之夫古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銷鑠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

忠孝行於下敬讓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邊鄙之
兵息敬讓立則爭奪之患銷爭奪之患銷則和順之心作和
順之心作而禮樂之道興矣此先王修政輯兵興禮樂富黎
人之大畧也陛下必欲責臣以詳究之術臣又請指事以明
之夫食力之不克雖神農設教天下不能無餒殍之人矣是
以古之不農而食之者四而已矣吏有斷獄之明則食之軍
有臨敵之勇則食之工有便人之巧則食之商有通物之智
則食之是四者率皆明者巧者勇者智者之事也百天下之
人無一二焉苟不能於此者不農則不得食不織則不得衣
人之情衣食迫於中則作業興於外是以游食者恒寡而務
本者恒多豈強之哉彼易圖而此難及也今之事則不然吏
理無考課之明卒伍廢簡稽之實百貨極淫巧之工列肆盡
兼并之賈加以依浮圖者無去華絕俗之貞而有抗役逃刑

之寵戎服者無超乘挽彊之勇而有橫擊詬吏之驕是以十天下之人九爲游食蠢朴愚謹不能自遷者而後依於農此又非他彼逸而易安此勞而難處也以情游之戶藏富而耕桑之賦愈重曩時之十室共耕而猶不給者今且聚之於一夫矣雖有慈惠之長仁隱之吏尚不能存若憮斷擊搏之則將轉移於溝壑矣今之課吏者以賦斂無逋負爲上以臣觀之足陛下之賦者誠所以害陛下之人耳若然則農桑之賦旣如彼情遊之衆又如此耕桑之賦重則戀本之心薄情遊之戶衆則富庶之道廢此必然之理也今陛下誠能明考課之法減冗食之徒絕雕蟲不急之功罷商賈兼并之業潔浮圖之行峻簡稽之書薄農桑之謠興耕戰之術則情游之戶盡歸而戀本之心固矣戀本之心固則富庶之教興矣而貞觀開元之盛復矣若此則旣往之失由前將來之虞由後在

陛下悠悠懲之戒之慎之久而已至於主父偃乘七國并吞之後將分裂而矯推恩管夷吾當諸侯爭奪之時先詐力而行寓令皆一時之權術也豈可謂明白四達與日月齊明於聖朝哉臣雖賤庸尚不敢陳王道於帝皇之日况權術乎此臣之所甚羞也故不及詳究言之臣伏讀聖策又見陛下以爲執契則群下用情躬親則庶官無黨以漢文尚學而衰盛業謂光武課吏職而昧通方以臣思之皆不然也夫委之於下而用其情蓋考績之科廢而清濁之流濫也尚儒術而衰盛業蓋章句之學興而經緯之文喪也課吏職而昧通方蓋苛察之法行而會計之期速也臣請條列而言之夫神農之斲耒耜教耕耨所以墾良田而殖嘉穀也然而不能遏糧莠之滋焉其所以待之者芟夷錢鏹之而已唐堯之闢朝廷宅百揆亦所以植禹舜而種臯陶也又不能遏共工驩兜之逆焉

其所以辨之者放弃殛誅之而已神農不以稂莠滋而廢耒耜之用故能存用器之方唐堯不以四罪進而奪舜禹之任故能終任賢之道若此則陛下之所顧如何耳豈可謂任之必不可哉至於考績之科廢章句之學興經緯之道衰會計之期速皆當今之極弊也幸陛下反漢元之事臣請據數以終之今國家之所謂興儒術者豈不以有通經文字之科乎其所謂通經者不過於覆射數字明義者纔至於辨析章條是以中第者歲盈百數而通經之士蔑然以是爲通經通經固若是乎哉至於工文自試者又不過於雕詞鏤句之才搜摘絕離之學苟或出於此者則公卿可坐至郎署可俯求崇樹風聲不由殿最連科者進速累捷者位高擯嘿因循者爲清流行法蒞官爲俗吏以是爲儒術儒術又若是乎哉其所謂課吏職者豈不以朝廷有遷次進拔之用乎臣切觀今之

備朝選而不由文字者百無一二焉夫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飛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哉以此察群吏群吏又可察乎哉苟或不可察又可任之而絕其私乎哉此所以陛下將執契而歎用情念垂衣而懼不理蓋臣所謂課察之道不明也陛下誠能使禮部以兩科求士凡自唐禮六典律令凡國之制度之書者用至於九經歷代史能專其一者悉得謂之學士以鐸貫大義與道合符者爲上第口習文理者次之其詩賦判論以文自試者皆得謂之文士以經緯今古理中是非者爲上第藻績雅麗者次之凡自布衣達于末隸在朝者悉得以兩科求仕禮部第其高下歸之吏部而寵秩之若此則儒術之道興而經緯之文盛矣吏部罷書判身言之選設三式以任人一曰校能之式每歲以朝右崇重者一人與吏部郎校天

下群吏之理最在第一至第三者校定日據其功狀而登進之牧宰字人之官籍之爲理者則上賞行焉若此則遷次之道明而遲速之分定矣二曰記功之式每歲群吏之理最在第四者籍而書之滿歲吏部會集而授署之若此者殿最之道存而清濁之流異矣三曰任賢之式每歲內自僕射至于群有司之正長外至於廉問節制者各舉備朝選者一人外自牧守內至于百執事之立於朝者各舉吏郡縣者一人因其所舉而授任之辨其考績而賞罰之不舉賢爲不精不精與不察之罪同若此則保任之法行而賢不肖之位殊矣四曰敘常之式其有業不通于學才不應於文政不登於最行不加於人則限以停年課資之格而役任之若此則敘用之式恒而尺寸之才無所弃矣兩科立則群才遂四式行則庶官當陛下又執左契以御之握樞以正之委庶官如心目之

運支體豈支體運而無効於心目乎察群才如明鏡之形美惡豈美惡形而逃隱於明鑑乎然後陛下闢四門使可言之路通明四目以天下之目視達四聰以天下之耳聽不私其心以百姓心爲心端拱巖廊高居深視以冕旒自蔽而秋毫必察以黠纘塞耳而芥動必聞則彼漢元章句之儒光武督責之術又惡足繁爲陛下言之哉且臣聞之聖人在上人不天札若臣者生未及壯戴陛下爲君仁壽歡康未始有極何忽自苦隳肝膽而言天下之事乎誠以國家兵興以來天下之人憊怛悲愁五十年矣自陛下陟位之後戴白之老莫不泣血而話開元之政臣恐此輩不及見陛下功成理定之化而先沒恨於窮泉此臣之所以汲汲於私心也陛下能不憐察其意乎謹對

元氏長慶集卷第二十九

書

論教本書

與史館韓侍郎書

論教本書

臣伏見陛下降明詔修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
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急於此者敢
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
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才也近管蔡則讒入有
周邵則義聞豈可謂天聰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
之然耶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旣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
公爲之傅邵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習
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凌亂之聲口不得
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

逐獸之樂玩不得有遐異僻絕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而爲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辨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邵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傳之

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日恣睢盱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已自幽於深宮矣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困讒冤死無以自明而況於踈遠之臣庶乎若此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以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篡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即位之後雖宴游飲食之間若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已

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僚選亦甚重馬周以官高
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踈賤之至於武后
臨朝剪弃王族當中睿二聖危難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
旣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近胡
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
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
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踈冗散賤之甚者搢紳耻由之
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
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
爲之師踈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足反居上之甚
也近制官僚之外往往以沉滯僻老之儒充侍書侍讀之選
而又踈弃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
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